

《金色夜叉》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金色夜叉》

13位ISBN编号：9787229000646

10位ISBN编号：7229000645

出版时间：2009年01月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作者：(日)尾崎红叶

页数：392

译者：吴元坎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金色夜叉》

前言

尾崎红叶（1867-1903），日本明治时代的小说家。本名德太郎，1867年12月16日（一说为12月27日）出生于江户（现在的东京）芝中门前町。其母名庸，在红叶4岁时便因病早逝，幼小的红叶不得不被外祖父荒木舜庵家收养，以至于在红叶的不少小说中，主人公大都被设定为孤儿的身份，不难从中管窥到红叶本人的心境。他的父亲名惣藏，乃是江户的根雕工匠，以谷斋雕而闻名，但同时又是相扑场的有名帮闲。红叶对父亲的帮闲身份深感羞耻，总是极力避讳与父亲的关系，从不愿向任何人提及。纵观红叶的作品就会发现，尽管他常常在书信、日记或作品里谈到自己的母亲，却对父亲的事情守口如瓶，未置一辞。红叶就读三田英学校之后，在15岁时进入大学预科学习，参加了学生的文学社团文友会、凸凸会的文学活动，学习创作汉诗文。1885年2月，上大学预科2年级时，与山田美妙、石桥思案等人结成砚友社。这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文学社团，采取师徒制的组织形式，旗下聚集了一批欲登上文坛的文学青年，包括当时活跃在文学第一线的川上眉山、岩谷小波、广津柳浪、泉镜花、小栗风叶、德田秋声、田山花袋、江见水荫等众多年轻作家。

《金色夜叉》

内容概要

故事从贯一和阿宫两个男女主角说起，贯一从小父母双亡，因贯一的父亲有恩于阿宫的父亲，故阿宫之父就负起养育贯一的责任。男女主角青梅竹马般快乐地成长，贯一对阿宫一向呵护备至，阿宫父母也许诺让两人成婚。阿宫终于长成美丽的少女，在一次宴会上遇见了当地一个银行家之子，她被他手上闪亮的大钻石戒指吸引，心想若能嫁给这样的人，或许会有幸福快乐的一生吧！而银行家之子对出众的阿宫更是一见钟情，回去后立刻说动父亲出面提亲。阿宫一家毁弃了对贯一的承诺，同意了这门婚事。

贯一受此刺激开始自甘堕落，成为金色的夜叉，一个金钱的奴隶，做起他原先最瞧不起的高利贷生意，一心只想赚大钱。而嫁为人妇的阿宫并没有得到想象中的幸福生活，幼子夭折后的不孕加上富贵人家的种种规矩让她的婚姻结冰，银行家之子也因得不到阿宫的真爱而沉迷欢场不归。一次偶然的的机会，阿宫与贯一重逢，阿宫这才发觉她真正所爱的是贯一。于是她经常写信给贯一，但对爱情已经心死的贯一却从不回复。

一次贯一外出办事，却意外地救起了一对殉情男女。原来，女子是一名艺伎，而男子是她的恋人，这一对不见容于功利社会的恋人决定一起离开这个世界。贯一原已冰冷的内心突然被感动，他发现这世间还有真挚不渝的爱情，于是决定接受阿宫的忏悔和爱情。

故事将进入高潮，年仅36岁的作者尾崎红叶就因癌症辞世，让《金色夜叉》的后续情节划下了休止符，平添后人无限想象。

《金色夜叉》

作者简介

尾崎红叶（1867—1903），原名德太郎。1885年，在大学预科学习时，和山田美妙等人成立砚友社，推崇写实主义。早在学生时代就倾心于江户人情本，写有《春色连理枝》（1884），后受《小说神髓》影响，采用写实主义手法创作。明治二十二年（1889）发表的短篇小说《两个比丘尼的色情忏悔》，使其一举成名。随后凭其《沉香枕》（1890）、《两个妻子》（1891）、《三个妻子》（1892）、《邻家女》（1893）等作品，逐渐成为当时文坛的巨匠。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金色夜叉》（1897—1903）是他最著名的代表作，在《读卖新闻》上连载，因患胃癌去世没有完成。作为19世纪末日本青年文学社砚友社的领衔人物，尾崎红叶的门下还聚集着泉镜花、德田秋声等四位大弟子，他的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兼有、长于心理描写的叙述风格，对后世的谷崎润一郎等大文豪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译者吴元坎（1913—1989），笔名金福。早年就读于复旦大学，后赴日本留学，1937年毕业于日本东京中央大学，回国后任国际联盟同志会干事兼编辑、《大公报》记者和编辑。1941年，二战进入了极其关键的一年，盟军亚洲司令部急需既懂英语又懂日语的翻译人才，吴元坎由此应聘，成为驻印盟军的高级翻译。从1941年起，吴元坎、杨之英夫妇在印度工作了四年多时间，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先后在上海群联出版社、新知识出版社、展望杂志社、文艺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任编辑、编审。主要翻译作品有：《黑潮》、《金色夜叉》、《鲁迅书简补遗》、《国木田独步选集》等近20部作品。

《金色夜叉》

书籍目录

《金色夜叉》与尾崎红叶的文学世界（代序）上篇中篇下篇续篇再续篇三续篇译后记

《金色夜叉》

章节摘录

上篇第一章一天刚黑，装饰着松竹的大门都已关得紧腾腾的，一条自东向西笔直漫长的大道，仿佛是扫过了似的，杳无人迹。在这条沉寂的大路上，难得也有一辆华丽的马车疾驶而过，但总是显得那么匆忙，大概是什么拜年的客人，因为多喝了几杯，想快些回去了吧。隐隐约约地传来一声两声舞狮子的鼓声，但它又是那么幽远、微弱，仿佛是在埋怨这新年的三天怎么过得这样快，令人听了感到愁肠寸断。元旦，晴。初二，晴。初三，晴。日记上一连三天的记录，今天被打破了：从黄昏时分开始就刮起了瑟瑟的寒风。现在是，不但听不到“风儿不要吹，啊呀不要吹”这种优柔的歌声；装饰在大门上的那些竹子也仿佛发怒了似的，干枯的叶子发出了粗哑的吼声，一片片被吹落下来，随风狂舞，忽儿揉作一团，忽儿四散纷飞。微微有些薄云的天空，也仿佛被这种声音惊醒了似的，露出一片繁星，闪烁着锋利的冷光，寒气逼人，使暴露在这薄暗中的街道，看来仿佛是冰冻了的一般。人们站在这空虚寂寥之中举目四望，怎么还能想象这是什么人世、社会、都市、街道！混沌初开，虽然天地已经分明，但万物尚未完全化生，这是风第一次试吹、星第一次发光时的一片大荒原，没有任何意志，没有任何秩序，没有任何趣味，不过是无边无际的一片荒漠而已。白天那种沸沸鼎鼎的欢乐、讴歌、狂醉、嬉戏，那些笑语声声、兴致勃勃的人们啊，现在又是形单影只地销声匿迹，不知道都蜷缩在哪里各自做些什么啦。经过了长久的寂静之后，远远地传来了几声梆子。声音刚消逝，大街的尽头处忽然出现了一点灯火，在那里晃闪了几下，横过街头，重又消失了；在这星空月夜之下，只留下刺骨的寒风，还在那里呼呼作声。这时候，只有那条小路上一家急于打烊的澡堂子，在墙脚边的下水道口子上喷出了一股热气，像一团白云似的袅袅上升；一股令人恶心的微温的气息，带着垢臭向四面散发开去，蒙住了一辆正巧在这里经过的人力车。那人力车刚好从街角上转过弯来，已经来不及躲避，只得在这团热气中直穿过去。“啊呀！好臭！”车上发出这么一句骂声，车子疾驶而过；一个烟蒂从车上甩出来掉在地下，发着一小点红光和袅袅的轻烟。“澡堂子已经放水啦？”“哦，年初头上，打烊得早一些啊。”车夫只答了这样一句，赶紧拉着车子笔直地向前驶去，四周又归沉寂。车上是一位绅士，他穿着一件双层的披风，两只袖子紧紧地揪紧着，整个脸颊几乎全部深深地埋在獭皮的领子里面。灰色的毛皮车垫，一端拖到了车后，膝头上也盖了一条华丽非凡的横格花纹毛毯。灯笼上漆着用两个“T”字组成的徽章。车子不断向前奔驰，从这条小路的尽头处向北转弯，在一条略微宽广的街道上走不多远，又一转向西。在这一条街道的半中腰，有一家坐南朝北的门面，门灯上漆着“箕轮”两字，那人力车就在这里穿过门上装饰着的松竹，向院子里去了。住宅的格子门玻璃上映着里面的灯光，只是关紧着打不开，车夫上前去敲着门喊道：“劳驾！劳驾！”可是里面人声嘈杂，并无回答。于是两个车夫又齐声喊着，连连地敲着门框，这才听到里面有人急急忙忙赶出来的声音。开门的是一个约莫四十来岁的女人，身材瘦小，肤色白皙，头上梳了个圆髻，穿一身茶色小花绸和服，外罩一件绣有纹章的黑色短褂，看样子是这一家的主妇。她慌忙打开格子门，那绅士悠悠然地正想跨进门槛，一看地上放满了鞋子木屐，简直无法插足。正在踌躇的时候，那女的赶忙亲自下地，殷勤地为这位可敬的客人开出一条路来，等他一进去，她又特地将这位绅士脱下来的木屐，捡起来单独放在隔扇的里边。二箕轮的住宅里面，一间十铺席的客厅和一间八铺席的房间打通成为一片。在这广大的厅堂里，竖起了十座黄铜烛台，高高地燃着的都是重达半斤多的蜡烛，望过去像海滩上的渔火一样。这还不够，在两间屋子的天花板上，又各吊汽油灯一盏，光耀夺目，把整个屋子照得如同白昼。有三十几位年轻男女，分别围成两个圈子，兴高采烈地正在玩着纸牌戏。蜡烛的火焰，炭火的热气，加上这么多人身上的热气，使屋子里的空气混浊不堪，何况还有纸烟的烟雾、灯火的油烟，弄得烟雾缭绕，弥漫全室。聚在一起的人们，吵吵嚷嚷，特别是全靠打扮修饰的女人，她们那种洋相也最惹人注目：有的脸颊上的白粉已经斑驳，有的头发已经散乱，有的甚至衣衫都乱了。那些男人，有的衬衫的腰缝撕破了，坎肩儿都露在外面；有的脱下了短褂，解去了腰带，高高地耸起了屁股，两只手里抓满了纸牌。尽管空气这么混浊闷热，烟雾弥漫，使人咳嗽，可是大家似乎全不在意，一个个犹如疯了似的，高兴得争争吵吵，笑得腰杆都直不起来了。只见这里那里的扭作一团，推来攘去，哄笑声一阵接着一阵，简直是闹得天翻地覆。这情景哪里还说得上什么三纲五常，只可以说是斯文扫地，打翻了修罗道场。在大海上遇到风波的时候，只要在航路上浇些油，波浪就立刻会不可思议地平静下去，据说船也就在九死一生中逃过灾难。如今在这闹得乱哄哄的屋子里，也有着一位具有那种油的威力的女王。在她面前，不论是多么凶猛的男子汉，自然会软下心来，最后不得不拜倒在她脚下。女人们对她尽管嫉妒，但也不得不表示敬畏。这位姑娘在靠近中央那一簇人围着的柱子旁边占了一个座位，衣襟上的纽带打成一个沉甸

《金色夜叉》

甸的夜会结，又加上了一条淡紫色的缎带，外加一身红点子花的灰色绉纱短褂。她显得那么温静文雅，似乎很有兴趣地瞪眼看着面前这一片纷扰。从妆饰以至相貌都是这么惹眼，而且又是如此娇媚非凡，凡是初次见到她的人，心里都不免有些怀疑：会不会是什么青楼中人假装出来的？因此一局纸牌戏还没有个胜负，阿宫这个名字早已传得无人不晓了。今天来的姑娘不能算少，其中有的很丑，身上的衣服仿佛是向保姆那里借来的，看上去像什么滑稽戏里的女角儿一样，但其中也有几个是漂亮的，像这样的人，平时恐怕在二十、甚至五十人中也拣不出这么一个。她们的服装多数要比阿宫高贵好几倍。阿宫身上穿的，不过是中等而已，像那位贵族院议员的千金，尽管生得奇丑无比，但穿的却尽是绮罗绸缎，那高高耸起的肩膀上，披着三件一套的绣了家纹的出客礼服，一条紫色锦缎的大腰带，上面有金线绣成的突起的百合花。她的服饰虽然令人目眩，生相和打扮却使人恶心和皱眉。和这些打扮得五光十色、绚烂夺目的女人比较起来，阿宫的装饰只不过是一颗晓星的光彩而已。可是她那肤色却白皙得比任何颜色更美，她那面容端丽得比任何纺织品更整齐。正如一个人的丑恶不是任何衣饰可以掩盖得了的一样，她那种美丽也不是任何衣衫可以损害得了的。在壁龛和隔扇之间的角落里，有一个男人靠着手炉在剥橘子，他遥遥地望着阿宫的侧影，神思恍惚地禁不住独自咕哝着：“美！美！真美！尽管说人靠衣裳马靠鞍，可是真正的美是用不着衣装的，只要本身美，穿什么都可以，甚至什么都不穿也可以。”“裸体更好啊！”说这句话来支持他的，是一个美术学校的学生。坐着马车来到的那位绅士略事休息之后，由主妇陪同走进大厅。跟在后面奉陪的，还有这一家的主人箕轮亮辅，他到目前为止一直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大厅里一片混乱，正是大家为了最后的胜利而奋斗的最高潮，因此这位新的来客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只有在角落里谈着话的那两个人，对这位绅士的风采瞟了一眼。大厅里的灯光射到站在门口的三个人身上，把他们的姿态照得非常鲜明：那位瘦小的主妇肤色白皙，嘴唇抽搐得有些歪斜；男主人从额际开始，整片头顶光秃秃的，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妻子比一般女人矮小，丈夫却大腹便便，不像妻子那样老是在思虑着什么似的，脸色非常乐观清朗，简直像一位弥勒。那位绅士看来有二十六七岁，高高的身材，肥瘦适中，脸如白玉，两颊微红，额宽口大，腮骨有些突出，整个脸庞宽广而略显正方形；微微有些波浪形的头发在左边分开，薄薄地涂了一层油，梳得光滑可鉴；嘴唇上一溜不太浓的小髭，笔直的鼻梁上架了一副金丝边的眼镜；身上穿一件小花黑绸短褂，里面是绣有家纹的绸袍，六寸宽的织锦腰带外垂一条黄金的表链。他大模大样地抬头向全座扫了一眼，容光焕发的脸上，显出一副不在话下的表情。全座这么多人，没有一个生得像他这样皮肤白皙，身材匀称，没有一个人比他打扮得更华丽的。“怎么回事，这个家伙？”刚才在那边谈话的两个人，里面有一个带着厌恶的神色低低地嘀咕着。

《金色夜叉》

后记

尾崎红叶（1867-1903年），日本明治时代小说家，生于江户（今东京），本名德太郎。1888年入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法律科，翌年改学国文科，旋因考试不及格而退学，但在同年，红叶即以新晋作家身份，进入《读卖新闻》报社。红叶早在高中时期就从事文学少动，1885年2月与山田美妙等人结成砚友社，是为日本最初的纯文学社团。同年5月，机关杂志《我乐多文库》创刊，以手写传阅本形式发行，1886年改为铅印非卖品，1886年5月始公开发卖。这也是日本最初的纯文学杂志。

《金色夜叉》

编辑推荐

《金色夜叉》让连载它的《读卖新闻》成为当时全日本最畅销的报纸，每一天的情节发展都令读者们引颈期盼，如今，小说中贯一和阿官这对恋人诀别的地方——热海温泉已经成了日本蜚声海外的旅游胜境，该处甚至还建有小说男女主人公的塑像。打败渡边淳一和村上春树，日本史上销量第一的小说。有位痴情女子临终前立下遗嘱，希望《金色夜叉》续编，成书之后，能供一册在她的灵前……阿官忘不了贯一，更忘不了热海那一场悲伤的离别。看吧，就在这一年一度的一月十七日这一天，那忘不了这一次悲剧的心，总是要添上一层新的烙印。

《金色夜叉》

精彩短评

《金色夜叉》

精彩书评

1、终于看了金色夜叉，当时在学校学习的时候看到这个名字就萌了，隔了这么多年，终于找到重出版，看了，有些失望。其实从技巧来说，是一部很棒的小说，人物的描写，心理的，景色的，只是故事太单薄，感觉就像在看一部简单的成人童话。当然，时代变了，人们的审美观也变了。其实故事的整体结构有些像呼啸山庄，可惜无论如何无法摆脱人物的单薄感，只要是人，都具有其两面性，而尾崎红叶笔下的人物，也不是说人物形象不丰满，只是他的人物太过黑白分明，不符合我的“灰色美学”，尤其是间贯一，为了一个女人至于么？红叶这个故事是很复古，尤其是后面部分，感觉像在看净琉璃，那时候的日本是有很多情死的，可是这里，只把金钱说为万恶的，如果没有金钱，光靠理想就可以活，那人类该何其幸福，有得到就有失去，阿宫的选择以女人的角度来说并没有错，谁说选择了一个男人一生就得跟着他，只要不劈腿，任何人都有再次选择的权利，至于阿宫后面的行为，既然选择了，就好好珍惜，岂不更好？再说里面的高利贷业者，那里把高利贷说的极端万恶，确实，他们的手法不光明，可是为什么法律还可以保护他们的契约合法，即使现在，日本的高利贷业依然存在，如果一个行业存在，必然有其理由，而借的人也要付出相应代价，他们只不过是职业，而那些比高利贷更加万恶十恶不赦的职业或者人，只不过他们更善于把自己的行为合法化罢了，更多时候还披着伪善的外衣。红叶在这里也表现出了一些厌世的思想，以当时的日本情况来说，或者以当时的作家圈来说，这种思想是很普遍的，但这里的故事又不如呼啸山庄那种震撼，伊丽莎白之所以没选择克里夫（也许是这名，我常常记不住人物名）是为了更加深刻的考虑，就是她在克里夫失踪那晚的表白，可惜克里夫并没有听完，所以造成了之后的悲剧，而显然克里夫的仇恨更加彻底，当然，这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因为红叶把自己的小说定在“人情味儿”这上面，可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喜欢间贯一，知道自己的女人要另嫁他人，就对心爱的女人施以暴力的男人，无论如何在今日的女人看来，就是无法原谅的，况且爱一个人，更加伟大的爱难道不是希望对方可以获得幸福？看看间贯一呢，他把自己当成了悲剧男主角，天天在哀叹，所以说红叶的这本书具有局限性，所以当研究当时日本风俗的通俗小说看，是本很不错的小说，深刻印象，除了里面的厌世主意也就没什么了。不知道从哪里是红叶的弟子的续写，只不过明显感觉后面不如前面，或许这部小说没有结局才是最好的结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红叶写了这样一部讴歌爱情的故事，可是却极力反对弟子泉镜花与艺妓的交往，果然现实的局限性是大大存在的。ps我也本是痴情人，不是说痴情不好，爱情与面包的争论，古今中外就没有停过，在艺术中我们当然更向往爱情获胜，可以现实的角度来考量的话，只有爱情，没有坚实的物质基础，无论多伟大的爱情也是会被现实的柴米油盐磨碎的，到头来还不是更大的悲剧，而以男人为主的很多小说名家，创作了很多功利的女人形象，着实让人气愤，女人确实在某些方向比男人更功利，可是这个世界最最伟大的就是女人，哪怕女人们大多都是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可她们才是创造了历史的人，如果没有伟大的女人，任劳任怨的女人，那些男人们还有什么生活能力。好吧，我是女权主义者，看到这种类型的作品就又些生气。又里面唯一特别喜欢的就是满枝又现在的出版商真是会骗钱，排版那么疏松，比以前厚了很多，不过里面的插图还是蛮喜欢的。

2、第一遍是在关西外大的图书馆里看的，很有感觉，当时就萌生翻译的念头，可惜才学尚浅，还是自知作罢。书中晦涩难懂的古语着实让人焦躁，看了翻译的版本还是觉得自己深爱着祖国的土地。前些天香港的纯文学杂志面临关门的时候，我突然想起砚友社。是不是现代的节奏和喧嚣早就不允许永远以文墨为友的纯洁团体了吧。近代日本第一个文学集结社，集结了所有爱文字的灵魂。读《THE GREAT GATSBY》的时候，第一次感到一个男人会为了爱情的伤害而投向金钱的占有欲。这是一种报复。对于那些男人，如果能让她心动，那就戴顶金帽子，如果你能够跳得高，就为他跳一跳。所有喜欢戴着金帽子的男人都会有一样的结果。爱情和金钱的价值交换一直是个不休的话题，当然也就成为文学作品中常出现的主题。不管是宫还是待DAISY，悲剧的女人还是会被手上闪亮的大钻石戒指吸引，还是说起话来都是金钱的声音，这一切都是需要虚荣的女人反思的……热海诀别未免带有东京爱情故事般，你说我应，我说你应的男女经典桥段。但是深刻到每天的1月17日都会使他的读者想起曾经泪流满面的痴情贯一，是的，至少我会记住在成为一个无情的高利贷者之前还有一个为情拼命的痴情男子。爱情的伤害不是因为痛，而是因为每每读起总会有莫名的感伤。

3、幕布拉开，所見是那青空下開遍的絳紅薔薇。只有絳紅薔薇才適合滿枝這樣的女人——毫無粉櫻之柔弱，也非白梅之冷豔。全身遍佈利刺，妖冶地開放在明治的污濁世間。其實，滿枝也曾經是個好女孩。在第二部一開頭，貫一的友人就說她是破落士族的女兒，不幸被高利貸者誘騙失身。若換了像

《金色夜叉》

阿宮這樣意志不堅的柔弱女子大概今後會以淚洗面或直接懸樑自盡。但滿枝卻選擇了第三條路——背負罵名成為高利貸者的妾，甚至逐步接手丈夫的高利貸事務，成為正人君子唾罵的“擠牛奶美人”。既然這個時代拋棄了我，我就偏要讓這個時代看著我好好活下去！這樣的宣言，也只有滿枝這樣的奇女子才能在那樣的年代發出，發出如此擲地有聲的一番豪言。儘管這豪言背後也可能沾著不幸少女的眼淚。於是絳紅薔薇在高利貸築起的罪惡土壤上妖豔綻放了。有人說，薔薇只是為了所愛的人盛開。這個人于之滿枝便是貫一。許多次，滿枝為了貫一隱藏起刺只想讓所愛的人注視到美麗的薔薇。然在貫一眼裡，做高利貸的都是鬼，做高利貸的女人也都是美麗狠毒的女鬼。所以，像貫一這樣的男人怎麼配得上滿枝這樣的奇女子！就算滿枝可以放棄一切追隨這個不再純真的書生，但書生的心並非用她的柔情就可以包裹住的。“您可真是個無情的人！”“就算是謊言，也請對小女用溫柔一些的語氣說吧。”嬉笑怒罵，毫不掩飾。紅塵中好不容易遇上那個讓她心動的人，但那個人甚至瞧不起你厭惡你，這便是滿枝的悲哀。到頭來，薔薇滿枝也只能獨自香。最後想用一段歌詞來悼念滿枝毫無結果的戀情不知誰昨夜沒有睡 浇醒了那一朵紅薔薇 短短的就在一夜之間 绚烂盛开是如此灿烂 如此绝对 难道它也在想念着谁 莫非它也能体会我的眼泪 想起你我还会心碎 鲜红的好像我心中那道旧伤口流的血 在心中百转千回 多想再见你一面 让我知道你心中也感觉 我们的爱没白费 直到生命最后一夜 你和我还深深怀念 记得你我深爱过 我心中百转千回 薔薇滿枝獨自香，氤氳明治末年間。縱使不得郎君顧，我自滿枝獨自香。

4、知道这部作品的重要性，带着很高的期待把《金色夜叉》看完了。但是感觉作品似乎是被高估了。无论是对环境描写还是对人物塑造及心理刻画，尾崎红叶都是以较高水平完成的。但是整个故事看起来稍显牵强并没有结果。女主人公阿宮一开始就注定嫁给有钱人户，虽然没有表示什么，但是这正是她心里所期待的。她并不确定对贯一的感情，似乎也并不是什么爱情，充其量是亲情。阿宮因为年少加之父母的劝诱使自己嫁给了自己并不爱的有钱的富山，婚后不幸福的生活使她眷恋起与贯一在一起的时光，木然间发现自己爱的其实一直都是贯一。贯一因对金钱的怨恨和阿宮的背叛造成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后又因雅之与铃子的爱情还有狄山和爱子未遂的双双殉情所感动，虽然烧了阿宮一封又一封的来信，但是心里还是为之一动，也许对阿宮的怨恨也会因此减少……尾崎红叶未能写完这部《金色夜叉》，就英年早逝了。即使一度续写，但最终没有一个结果。最终阿宮和贯一是在一起还是贯一固执的不改变想法让阿宮孤独地死去？看完书后给出你的结论吧。

5、除了《雪山飞狐》，这是另一部令人读了遗憾没有结局的书，金庸有意为之的事，红叶无意间完成了。这是个命定的问号，却不是任何一个破折号能予以消除的。《金色夜叉》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是一个清除了周围噪音的纯声音环境，这里边的而每一句话都是红叶有意安排的，这出人生之戏的导演是红叶，对结局的揣测，其实是对红叶心意的揣测。这是一出悲剧，每个人都背负着自己的过错，所有的道路其实都是自己当初的选择失误造成的。阿宮因为不能抵制那颗金钻的诱惑，放弃了对贯一的爱情。那个1月17日海边的夜晚，贯一为她剖析了选择可能造成的结果，但阿宮并未回头。她明知道可能的结果，但还是执迷不悟。她并未意识到自己究竟有多爱贯一，她的爱还是可以用一个数量词去衡量，也许只有贯一爱她的二分之一吧。我初次读到这句话时，以为红叶有意去张扬阿宮的寡情与自私，细想之下，才觉得这似乎是一个隐喻，贯一对阿宮的爱自然是无限的，那么无限的一半又是什么呢，还是无限吧。这在后来阿宮悔悟之后，体现得尤为分明，离开了贯一，所有以前想象中的美好生活都变得毫无意趣。这本书的主旨已经借由贯一的口，于1月17日晚上的海边尽数道出。此后种种情事不过是从另一个层面进行诠释，道理还是那个道理。爱情与面包的古老比喻，在婚姻这个问题上永远都是一个首要选择。选哪个都没办法评价绝对的对错，只是必须承担选择的后果。红叶在这本书中倒很有些爱憎分明的意思，其实生活终究是模棱两可的，遗憾是肯定的，但在我们有限的一生里，无论如何的痛彻心扉，我们的生命力都足以苟延残喘下去。红叶把这本书做成了一颗透明的水晶球，这种接近于绝对的透明情结，在今天几乎已经见不到了，但在那个古典的时代兴许是存在的。红叶为爱情与面包的选择打下了一个死结。这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若不爱，毋宁死，生活即使延续，也必定是了无生趣。贯一也罢，阿宮也罢，都是不大能同生活妥协的人。自己想要的，若是得不到，要么形同行尸走肉，要么就干脆憔悴如一片落叶，死，似乎倒是一个轻松而妥当的选择。在爱情与浮华之间，阿宮选择了浮华，那个闪亮的钻石的光芒迷惑了她本来就不甚坚定的心智，她轻易的放弃，并不是不爱贯一，而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到底有多么爱贯一。贯一在这个爱的过程中倒是清楚的，当他没有选择权的时候，他很清楚彼此之间的感觉与真正需要，只是有选择权的阿宮不明白，于是有了那个伤心的夜晚，惊涛拍岸，白浪滔天，泪光蒙住了月亮，他们分离了，在一声无望的呼唤中。时光流转，贯

《金色夜叉》

一在沉沦中暴富，阿宫也在寂寞的思念与揪心的悔恨中，消耗自己的青春与生命，选择权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转到了贯一的手中，那一封封泣血的来信，那一场惊人心魂的梦魇，要不要原谅，要不要给这段感情一个机会，愤恨蒙住了贯一的眼睛和心智，拥有选择权的贯一如同六年前的阿宫一样，执迷不悟，于是他们始终无法走到一起。红叶是故事的创造者，他时不时地跳出来给迷途的贯一一些提示，那场恐怖梦魇，甚至于盐原的梦景复现，如此诡异的情节安排，已经分明透露出了红叶的急切。他是多么希望这对在迷途中兜兜转转的恋人破镜重圆啊。我相信红叶虽然谴责过阿宫，但他是深爱着阿宫的，有两个篇章，全文选了阿宫写给贯一表示悔悟的信，那些泣血以达的文字，把阿宫的柔弱与惹人怜惜之处表达得淋漓尽致。红叶给贯一的提示不止一处，雅之的爱情，姑娘对他的不舍不弃，贯一虽未参与其中，但却倾听了全过程，此时的他心有所感，但依然无法坚定，于是红叶有煞费心机地安排了爱子夫妇情死的情节，这次他让贯一亲自参与其中，贯一后来被塑造为冷酷无情的金色夜叉，但透过一处又一处的暗示，红叶一步步把他拉出绝情的深渊，在这几处特意的安排中，红叶给了贯一大量的内心独白，在这种内省式的思考中，贯一身上的人性之光逐渐复苏，他对阿宫深已刻骨的爱也逐渐地浮出水面。该书因为红叶的去世而成了断点，结尾处是阿宫写给贯一的一封信，我妄加揣测，照此发展，贯一与阿宫的重会，并非不可期待。

6、《金色夜叉》是日本明治时期小说家尾崎红叶的名著。这本书的语言，极其有感染力。因为都是“人之常情”。唯有“人之常情”能打动人。“我”觉得，很能够理解贯一。然而——先说说剧情。贯一和阿宫是已订婚的情侣。贯一喜欢阿宫，阿宫也喜欢贯一，但是她有些许虚荣心，于是，当有一个富商出现时，她选择了富商。贯一认为阿宫背叛了自己——故事的起点是这样。分析一下，会发现“人之常情”多么荒谬。阿宫对贯一的爱 贯一 贯一眼中阿宫对自己的爱 A 7 +3
10B 6 -6 0贯一认为变心的是阿宫，恰恰相反，变心的是贯一。阿宫对贯一的爱只有1分变化，贯一自己变化了9分，于是他认为阿宫变了10分。人恰恰认识不到自己的变化。B状态的贯一，认为自己看透了阿宫，“狼心狗肺的女人！淫妇！”A状态的贯一原来处于梦境：“是梦啊，是梦啊！我做了一场漫长漫长的梦！”而B状态的贯一，其实也是在不自觉的主观之梦中。如果贯一客观的话，是怎样呢？阿宫对贯一的爱 贯一 贯一眼中阿宫对自己的爱 A 7 0
7B 6 0 6这样的贯一，心情该不会那样起伏跌宕吧！“我”之前认为贯一的心情跌宕是“人之常情”，那是因为“我”和贯一一样看不清自己。《金色夜叉》“我”“我”看《金色夜叉》A 和贯一“共情/共振”B 对贯一“不再共情”《金色夜叉》没有变，书还是那本书，贯一还是那个贯一，但是“我”变了。A状态的“我”和B状态的“我”，哪一个在主观之梦中？哪一个可以说：我看透了真相！结论一：泰戈尔：我们把世界看错了，反而说世界欺骗了我们。结论二：苏格拉底：他一无所知，却自以为知道，而我既不知道，也不自以为知道。又：贯一说自己能够保证阿宫的幸福，因为他对她的爱不会变。会不会变呢？谁说得准？

7、个人口味不同吧，看惯了简练干脆的行文风格，觉得书中人物大段大段的对话很罗嗦，心里描写也显得累赘。其实故事的构思挺单一的。不过书做的很漂亮，插图精美，有收藏价值。

8、昨晚看《金色夜叉》，看的时候停顿一下，回顾往昔叹今朝，泪水又涟涟。抹完鼻涕之后脑子清醒了，接着看，坚持看，直到看完。读完《金色夜叉》，作为一个已经习惯在微博上卖拽亮彪的淑女，我当时想好的发言稿是：絮絮叨叨罗里吧嗦，绵长又使人心平气和。我期盼已久的作品果然从来没有令我失望过，在深夜读完这部小说，这事简直真实得不像样。第二天被电话响起来，立马觉得我他妈怎么这么矫情，好好说话不会，变相调戏作者，还不如改成“一看男猪脚那纠结的脑回路这么像我，猫都睡死了的半夜，外面鬼在叫，内里我湿了”。读这书前我早料到，我会遗憾作者留下这么个烂尾楼小说就西去了，唯一值得意淫的片段还在这男主角的梦境里，还不是推倒，光一个自觉自愿的吻能满足了谁啊？

9、没看过这本书。只是许久以前就知道它，当时觉得：这简直是《呼啸山庄》的日本版！虽然不可能。作者是不会冒着被人唾弃剽窃的风险来写书的。可它们确实有些相像。残酷的说，也许连结局也一样。尽管我们再也无法知道结局如何了。但这不妨碍想象力，我们照样可以想象出结局。像是‘在男主决定重回女主怀抱并开始阅读那些信件时，才发现女主早已死了’女主是自杀的话，男主会一辈子后悔自己没有救她。病死的话，男主会后悔没见到她最后一面。死于非命的话，男主会后悔没能尽早原谅她。总之，女主死了的话，男主注定是会后悔了。书名美丽，内容冰冷。金色夜叉，就是这么一本书。PS 如果谁能找到完整版，不妨看完好好写个书评出来。

10、曾经流传过某女有“有车有房，父母双亡”的豪壮征婚宣言，简明扼要，令人错愕：就是不想养

《金色夜叉》

老，就是不想奋斗，就是想坐享其成，就是想一生轻松。在物质诱惑面前，婚姻的神圣感瞬间瓦解...这话说得还算隐晦，转换一下意思，铁定如此：要结婚，拿票子先！婚姻绝对要跟金钱较劲，爱情也难免这一命运。金钱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没有几个人愿意跟它过不去，所以婚姻也好，爱情也罢，只要跟金钱不对付，那就会发生故事。跟金钱相安无事是理想；不理睬金钱，一心追求坚贞的爱情也是理想；不谈爱情，只求金钱也是理想。人的理想总不相同，但总有一种最受认同。人们常视爱情为神圣、纯洁、美好之物，不忍其为铜臭污染。史上众多痴男怨女缠绵悱恻的先进事迹受到热烈推崇即为明证。这态度也就等于作出了终审判决：爱情是个好东西，金钱不是个好东西。百余年前的日本，就刮起了一股纯情风暴。1897年，《读卖新闻》开始连载长篇小说《金色夜叉》，尾崎红叶的最后之作势如大河奔流，一时所向披靡，无人能敌，勾得日本民众坐卧不宁，寝食难安，大早上从睡铺上爬起来，就要跑到门口，眼巴巴地盯着送报纸的同胞可能出现的方向。直到报纸入手，文字入眼，心中那份焦虑方才消解。看来日本是个纯情的国度呢。在今天看来，这个日本爱情故事或许简单了些。单纯专一的男孩间贯一与心向富贵的女孩阿宫相爱，这爱情突遭富家子弟（金钱的化身）介入，自此中断。深受刺激的贯一跑去搞高利贷（“金色夜叉”一名的由来），寻求心理慰藉；阿宫嫁作人妇，发现生活无趣，心中真爱乃是自己背叛了的男孩。造化弄人，两人数年后重逢，阿宫顿觉人生再生希望，于是开始忏悔与救赎，并最终成功，获得了贯一的真爱。尾崎红叶写了个好故事，通俗而不媚俗，还带着那么一点高贵的自矜。《金色夜叉》看似一部悔过书。阿宫活着，似乎就是为了悔过。打从热海月夜贯一挥泪而别，她的悔过便开始了。悔意充满了她的生命，而悔意又源自爱情。爱情要让一个人痛苦，只需一次结结实实的灼伤。那个愁惨的月夜，似有腐蚀之力，永无休止地啮噬阿宫的心。但好在尾崎红叶还算得上怜香惜玉，阿宫的心没有痛到麻木不仁，新的希望慢慢将它冲淡。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阿宫的结局很可能是早亡。生命完结，她的后悔也理应到头了。然而认真一想，后悔的候补承载者间贯一必将接下承载者的位子。后悔不会断绝，只是人生有限。好在不论阿宫的生命是否继续，她都别无他求了，因为她重新赢得了真爱。爱情消解了后悔，不但是对金钱的完胜，也是对负面情绪的大清洗。看着被爱情折磨的这对人，总不免想起一句老话：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可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又有几个能做到不以事后诸葛的身份来说这话呢？尽管尾崎红叶没能完成小说，但很明显的是，他已经设定了真爱胜利的结局：美丽的爱情击溃了丑恶的金钱，伸张了自身的坚贞、庄严、崇高与神圣。这种结局源于尾崎红叶的爱情观，亦即贯一的独白，“最诚笃的爱情是不会被金钱所惑，是任何东西所不能换取的。如果可以改变的话，那不用说，一开始就不是最诚笃的爱情了。”这种观念似乎尽人皆知，但对于观念，了解与表达远非一事，尤其是它进入“非主流”思想之列时。在拜金的明治时代，尾崎红叶敢于逆势而行、迎难而上，着实难能可贵。作者之所以安排贯一重新接受阿宫的情节，怕是也存着矫正日下的世风的良苦用心吧。可是尾崎红叶的意见纯然正确么？小说的大受欢迎，除了表明故事的架构足够精妙，不也映现出民众的心里对世风亦有不满，并企图从这爱情童话中觅得些许对抗绝望的力量的诉求么？拜金时代的纯真梦想者，绝非红叶一人耳。这也就强力地证明，金钱何其扰人，金钱还没完蛋。分析《金色夜叉》读者的身份一定是极为有趣之事，他们身为推动世风日下者，心底却对世风不满，这心理还真是不简单呢。自己创造的东西，自己会反对么，不会反对么？此文版权专有，转载务必注明出处

11、周末在图书馆随便挑中了这本小说，利用一周睡前时间读完。生活在一线城市，30而不能立，处在人生的低谷，对金钱的力量感到无可奈何。自己的心也已经冷了。主人公阿宫在金钱与爱情之间犹豫不决、优柔寡断，但最终选择了金钱，但偏偏选择后不知道珍惜，这种人十足可恨。如果知道自的目的，就是为了安逸，并能够泰然处之，我也觉得无可厚非。而被他抛弃的贯一，却执幻为实，不择手段追逐利益。受到心理创伤后变为偏执狂。很是可怜！这是一篇，烂尾小说，但我对结局持悲观看法。

12、书的封面画着一位身着传统服饰的日本女子，她用一只精致的西洋望远镜在眺望着什么。乍看起来，总感觉有些怪异。后来读到四分之一处才明白印封皮上的画是小说中的一个情节——已嫁入豪门的阿宫有日随同丈夫来到子爵家中拜访，她在侍女的陪伴下登上一座三层高的洋楼观景，无意间在白玉跟黄金制成的法国望远镜里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她本应以身相许而现在因她决绝的离去而堕落、颓废、潦倒了的情人。“她一看到对方的脸，眼睛立刻就被泪水蒙住，东西也分辨不清楚了。她无可奈何地沉倒在椅子上，纵情啜泣起来。”其实每晚打开广播，听那些倾诉或求助的热线节目，类似的事情总是不绝于耳，听得让人有点厌倦了。无论怎样复杂、曲折的情节或多么真挚、动人的诉说，最终总能归到一句话中去：昔日无比美好，无限痴恋，甚至是命定相许的情人如今“现实”了。引起“

《金色夜叉》

现实”了的所谓的“现实”，清纯一些的可能是“距离”，也可能是出身、家境，或是几万块的彩礼、一套房子，再或者，只是一种“看破了那些没用东西”的感觉而已。于是，“现实”了的一方选择了“现实”的结果，尚未“现实”的那一人便哭哭啼啼地打进了节目的热线。他们中的许多人很有趣，首先就主动提出要求来“骂骂我”。他们中的大多数最后都如愿以偿了，心满意足地抹着泪水，哽咽着，在极端的“现实”而毫无顾忌的谩骂与讽刺、嘲笑与叫喊中“脱胎换骨”，用颤抖的声音道谢，最后“现实”地挂断了电话。我在哈尔滨度过的那三年时光里，那位每天晚上都要在电波里放送语言暴力的男主播永刚的节目成了无法入睡的深夜中最好的消遣。在那里面，任何怜悯都是毒害的纵容，任何纯情都是高级的虚伪，任何幻想都是徒劳的懦弱，任何心动都是原始的性欲。当一切都被解读成赤裸裸、血淋淋的，人们便丢弃了脆弱的寄托与暧昧的憧憬，所有的含情脉脉都被无情与冷酷所征服。撕去了包裹在城市身体上的那一层厚厚的斑斓色彩，那里面所展露出来的无非都是金钱与权力，色欲与贪婪，宣泄与剥夺。除非你成为这个世界里置于金字塔上端的嗜血者，否则你将永远被人在欺骗后压制，在玩弄后蔑视。“我就是要骂醒你！”似乎成了节目的一个口头禅。于是，听众们拨打进来纷纷赞扬：“骂得好啊！骂得好！”那的确是一场午夜“现实主义”的狂欢。将《金色夜叉》读毕最后一页，忍不住去想，若是那小说里面的阿宫或是她的最初的恋人贯一在他们的内心极端悲苦时有幸穿越一下时空的局限，拨打进这样一部电话，究竟会引来什么言语，又会得到怎样的痛骂。故事的情节不很复杂，甚至还有点“通俗”；简单地说，阿宫在家里的劝导和自己虚荣心的驱使下撕毁了与青梅竹马的恋人贯一之间早已订好的婚约而嫁给了一个富商，贯一自此重创而放弃了深造的机会和美好的前途，沦为令人不齿的高利贷者，内心充满了仇恨，而阿宫却在任何女子都梦寐以求的奢华中愈发痛苦，无时不刻地想念贯一。就这样一过就是四年。直到在偶然间，她在望远镜里看到了昔日的情人。她给他写信请他原谅，他还未拆开就烧毁了。她冒着风险打探到他家中，亦被无情驱赶。她在悔恨与对自己的痛恨中日渐憔悴。他无法原谅又无法忘却。接下的发展，我想那女子必然香消玉损，男子的死活则不大好猜。就在二人之间不断焦灼的时刻，可惜作者尾崎红叶先故去了，所以留下了悬疑。于是，“一口气”读下来的我，便免不了在戛然而止的未竟处“一口气没有上来”。尾崎的名字，先前经常在文章中看到。可能是我对年轻男女之间未竟的恋情这题材格外的敏感，于是读来这小说便禁不住慨叹。当然，这个题材从不缺乏写者，甚至可以说最为泛滥的也正是它。也许是因为庸俗的或写作上拙劣的过多，使得我认为成功的作品相反并不多见。没有什么会比年轻时一时的念头而导致一生的悔恨与痛苦，更让我感慨的了；也没有什么会比身在其中不得不为的残酷与残忍，更令我心碎的了。那么，可以毫不吝啬地说，《金色夜叉》便是其中我最欣赏的一篇了。若是他们能回到最初该多好啊。我在捧着书时常常这样想。可能，我老了吧。每当看到稚嫩的两张面孔彼此懵懂地传达出爱意的时候，便禁不住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与心痛——它们最终会消失的啊，会十分残忍地消失的啊，你们珍惜吧，珍惜这最终就会毁灭殆尽的感觉吧……我忍不住在“续篇”的第八章那里潸然泪下。那是一个虚构的梦，我无法用任何文字对它进行概括。那里的每一个字都写在了我的心上，它值得让我献出吝啬很久的感动。看书的封底说，小说中这对年轻恋人诀别的地方——热海温泉，还建了他们的塑像。我想象，那会是两个人彼此牵手、眺望大海而幸福的模样吧。他们早就死了，该在那里忘掉一切的苦难而重逢吧。可惜，后来我看到那塑像的照片，描绘的却是他们诀别时最残忍的一幕：他将她踢到在沙滩上，满是出离的愤恨，她倒在那里呜咽啜泣，一言不发。一切的不幸，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的吧。一想到这里，我的心就无比哀痛。转自显的博

客<http://star82618.blogcn.com/diary,27673593.shtml>

《金色夜叉》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